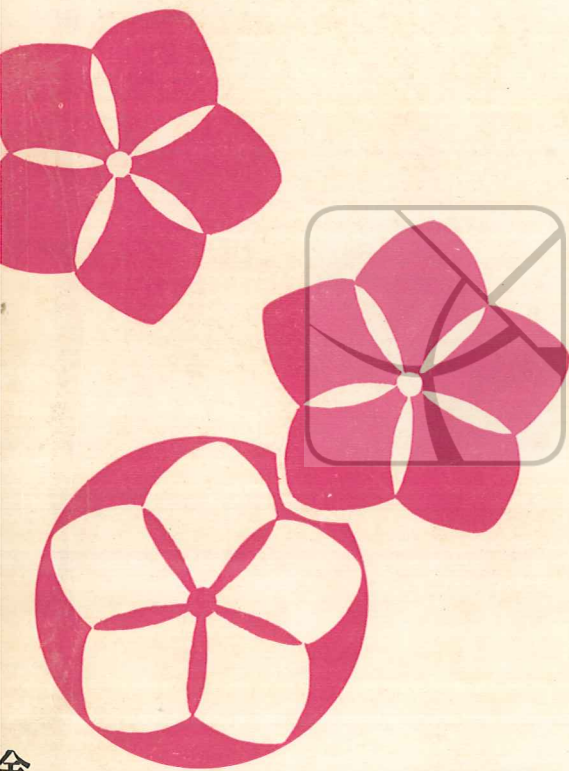


長春花



金
淡
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獻給

母親在天之靈

目 錄

(一)

獻給母親.....	一
-----------	---

(二)

煙.....	三
車.....	五
祝福.....	七
斷章.....	八
致親人.....	一〇
黃昏的音响.....	一二
年輕的水手.....	一四
記憶的旅途.....	一六

(三)

雨.....	二〇
夢.....	二一
歌.....	二三
變.....	二五
夜行.....	二七
格子.....	二九
河水.....	三〇
病中.....	三一
作家.....	三二
心曲.....	三三

鴿子.....	三四
浮雲.....	三五
愛慕.....	三六
禮物.....	三七
女郎.....	三八
長春花.....	三九
歡樂頌.....	四〇
豐盛港.....	四一
羽毛球.....	四二
孩子話.....	四五
玫瑰花.....	四七
夢中人.....	四八
飄渺的夢.....	五〇

(四)

沙.....	五一
魚.....	五二
鞋.....	五三
船.....	五五
影子.....	五六
無題.....	五七
燕子.....	五八
懊惱.....	五九
老年.....	六一
強者.....	六二

白髮.....	六三
考試.....	六四
玩魚.....	六五
宴會.....	六六
銀河.....	六八
一張畫.....	六九
砧上之蛙.....	七〇
一朵白蓮.....	七一
月下老人.....	七二
交通島上的青龍木.....	七三
一條新路.....	七四
如果.....	七六
血.....	七七
夕陽.....	七八
明天.....	八〇
後記.....	八一



獻給母親

一棵樹，
有三枝極乂。
南面的那枝，
果實纍纍，
還在發新芽；
另外一枝，
開了一朵花；
還有一枝，
軀幹挺秀，
最不怕風吹雨打。



陽光有強弱，
雨露分多寡，
開花結子，
不免偏差。
只有來自母株的愛，
却永遠不分高下。

這三枝極乂，
順風傳話：
偉大的母愛，

將何以報答？

長春花，
獻在你腳下，
無論它如何平凡，
母親呵！
您一定會含笑接受它。





煙

青石路，
光滑平穩。
蜿蜒爬上山腰，
在一座古老的屋前歇了腳。

高門檻，
大庭院。
深冬裡柏樹披雪衣，
新年時爆竹花滿地開。

天井裡，
金魚缸四季閃亮。
虎耳草毛茸茸，
玉簪葉碧澄澄。
假山岸然，
牆外飄來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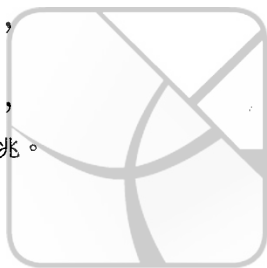
紅絨繩在頭上舞蹈，
銀鈴兒脆又嬌。
萍果臉兒，
湧泉般的笑。



洗去了母親的淚，
沖走了祖母的惱。

夏天的蟬聲飛過山崗，
螢火虫提着燈兒徜徉。
冬天的火爐旁，
點心、故事，
天天換花樣。

璀璨的流雲，
烘染夕照。
輝煌的壽筵，
是分離的先兆。
風雨淒迷，
乳燕離巢。



密麻麻的松樹呵！
總在夢中迎風搖。
莊嚴的古屋呵！
由於對你的思憶，
奪去人多少的笑。
峯迴路轉，
那縷縷的煙呵！
爲甚麼仍在山頭繞？

車

在陡峭的山坡上，
迷濛的霧靄裏，
孤單的雙輪車在沉重的喘息。
它警覺的滾過峭壁間的獨木橋，
又掙扎着擺脫尖利的亂石。

你載着甚麼？
到這荒僻的山野。
你見到甚麼？
在那遙遠的異地。
車輪兒思忖的軋擊岩石，
輕風傳來它斷續的話語：



在光禿的山上，
寂寞的小屋裡，
住着我的親人。
我載着溫暖的相思，
甜蜜的回憶，
辛酸的自由，
和幸福的重壓。

在遠方，
河水泛着青光，
樹苗正在欣快的生長，
在小心照料的果園裏，
蘋果花正在繁茂的開放。

在陡峭的山坡上，
迷濛的霧靄裏，
孤單的雙輪車在沉重的喘息。
它一時沒入兀立的岩石，
一時又躍出在巉岩頂上。



祝 福

冬青樹呵，冬青樹！
高山頂上的冬青樹。
一腔哀思，把把淚珠，
含悲栽下你的根鬚。

冬青樹呵，冬青樹！
母親墓前的冬青樹。
世紀的風，宿命的雲，
低低的迴旋，輕輕的吹拂。

一棵冬青樹，
又一棵冬青樹。
枝葉長青，軀幹挺秀，
默默的在墓前守候。

聽呵！月下的低訴，
聽呵！風前的絮語，
在遙遠的遙遠的海岸邊，
有着虔誠的祝福。

斷章

呵！姑娘，
你爲甚麼這般悽惶？
是甚麼擾亂了你的柔腸？
你任琵琶滾落地上，
絲絃散落，不再彈唱。

呵！姑娘，
你爲甚麼這般匆忙？
乘上鳳凰離開家鄉。
一任長風拂落披紗，
掛在天邊，飄飄蕩蕩。

呵！姑娘，
你爲甚麼這般悵惘？
何時回到你的故園，
依然在月光下，
撫着琵琶，輕輕彈唱。

這汨汨的泉水，
叮叮噹噹，
伴着你的琴聲，

穿過山谷，
四處傳揚。

引來醉心刺繡的女兒，
描繪你秀麗的模樣。
巧手從天邊摘下雲霞，
織成披紗，
戴在你頭上。

引來園中採茶的姑娘，
傾訴對你的景仰。
讚美你的富麗，
如朵朵茶花，
爭相開放。



致 親 人

堅勁的椰子樹呵！
長在沐着露水的密林裏。
凌風翱翔的燕子呵！
在明朗的日子成羣飛去。
而我却離開了親人，
寂寥的飄泊在遙遠的異鄉。

藍悠悠的長空呵！
你的那一片雲，
將飛往那寧靜的海濱。
那裏住着我的兄弟，
悵惘的計算着遙遠的路程。

密麻麻的雨點呵！
你的那一些水滴，
將落到那喧囂的城市。
那兒住着我的姐妹，
帶着綿亘不輟的思念。

輕蕩蕩的風呵！
忠心的信使，

帶着雨滴飛奔，
載着浮雲疾馳吧！
就說我：
依舊在寂寞的日子裏，
唱着歡樂的歌曲。



黃 昏 的 音 响

是沉思的時刻……

思想呵！甯靜而又癡痺，

飄向廣漠的空間。

而突然一節熟悉的音符，

掠過我習慣了靜寂的耳邊，

小提琴奏着單純明媚的青春，

鋼琴低迴而又哀怨。

是少女在向嘮叨的媽媽話別，

還是在傾訴初次的愛戀？

我全心嚮往而又激動，

飛向那雲霧迷漫的山間。

那兒有喧嘩濺沫的水泉，

日夜沖擊曲疊的巉岩。

忘掉了眼前的愁思，

手指也不禁追逐着旋律抖動。

音節消逝了消逝了，

只有最後的音符，

在孤寂的心湖迴蕩。

我像一個貪饞的酒徒，

在夢中啜飲無力購買的酒漿。

夢境消散了，

只留下加倍的焦渴和失望。



年輕的水手

在蔚藍的海面上，
飄着一葉沒有帆纜的小船，
透過波濤澎湃的單調聲响，
傳來年輕水手自信的歌唱。
他懷念溪流潺緩和閃亮……

回來吧！兄弟，
拋開你險惡莫測的行程，
風暴在蘊積着，
等待渺小孤單的犧牲。
雲層陰冷的壓在海面，
海水感到這沉重的壓力，
變了顏色，惱怒的翻滾。

呵！暴雨傾落了，
狂風拋起一層又一層的水的峭壁。
小船兒就要沉了，
深深的沉在可咀咒的大海裏……

在大海黝暗的風暴裏，
固執的小船依然行駛。

它一時鎮定的鑽進浪裏，
又提起翅膀，
跳出噴濺泡沫的深淵。
越過風暴的咆哮，
傳出它勝利的吶喊。



記 憶 的 旅 途

坐着，靜靜的坐着，
倦怠而又冷漠。
然而滾滾浪濤正穿過眼底，
拽着心兒，狂亂的搖簸。

青鳥飛去了，
我的命運與共的伙伴呵！
你留給我的記憶，
以多少辛酸的歡樂。

我愛你金色的嗓音，
你曾是多麼熱烈的在我的耳畔，
唱着柔和嘹亮的春之頌歌。
我愛你斑斕的羽翼，
看雲霞與你齊飛，
聽風雷爲你擊鼓敲鑼。
謳歌吧！青春與活力，
當愛情潤澤着年輕的眼臉，
生活騰躍起閃光的誘惑；
于是你昂首展翅，
冲向雲天，

奇幻莫測的穹蒼呵！
張開那富有彈力的瑰麗網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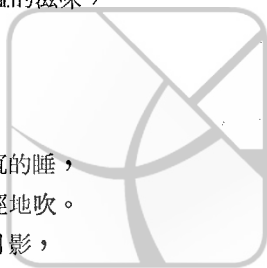
江河呵！力在橫流，
網罟呵！張開笑口。
帆兒披着雲霧，若翔若浮。
沙汀葦洲，托起烈日，
頂一抹金色的流蘇。
彩霞呵！注入我的漁網吧！
化作一次奪目的豐收。

於是舞步繽雜，絃歌紛起。
海洋斂起波濤，
宮殿星落月底。
借繁鑼密鼓，
擊散滿天雲絮；
曼舞輕歌，
喚起一腔思緒。
浪遊的繆斯，
跳吧跳吧！
跳一個嚴謹的格局。
可憐的旅人呵！
喝吧喝吧！
請來和我們共醉。

甜言夾着蜜語，
一串叮噹的碰杯。

採摘綺麗的珊瑚，
珊瑚在鯚魚窩裏；
掇取晶瑩的貝殼，
貝壳黏滿腐藻的涎膩。
大氣呵！
充斥着苦澀的滋味，
心兒呵！
不能碎。

夜呵！深沉的睡，
風呵！輕輕地吹。
樹枝搖着月影，
緊緊的緊緊的依偎。
人兒呵！不要這麼痴迷，
眼兒呵！莫要這麼嬌媚。
馬兒疲倦了，
道路又迷離。
報答你固執的怨訴的，
只有無盡的淚水。
流浪人呵！已經憔悴。
一朵空花，已經凋萎。



激蕩的心弦，
也已掩不住太息！
月陰沉，星兒稀，
鳥兒呵！無枝可依。

於是迅雷掣着閃電，
暴風催動驟雨，
岸柳淒淒，
一帆遠去。

浪呵！停一停，
風呵！息一息，
這顛沛的旅程，
總該有個終極。
蒼天呵！該老了，
大地呵！也該休息，
揉碎的心兒呵！
但求片刻安甯。
親人呵！
莫長把淚眼相對，
恆久的柔情，
將相伴渡過長日的孤寂。



雨

鋪滿天憂思，
洒縷縷愁緒。
傘，
擋住你不能親近人們的臉，
你却纏綿的把他們的衣裳濕透。

冷氣房裏的人們，
不知道你的來臨，
金絲籠裏的鸚鵡，
沒嘗過你的滋味。
任你隨風嘩啦潑洒，
或者絲絲飄下，
萬千變化，
全和他們沒牽掛。

你來自遙遠的高空，
可曾仔細觀察今日的天？
當你沖洗塵埃的時候，
可曾
將人心也加以滌蕩洗刷？

夢

夢裏，
身在山中。

蒼松點頭致意，
黃鶯高歌歡迎，
花兒含笑，
羣鶴舞蹈。

猿猴爭相追隨。
麋鹿伴我遊戲。
白兔嚙寒間暖，
贈我珍貴的皮衣。



我在瀑布聲裏，
領略自然的神奇。
我在蟬鳴聲中，
體會生命的奧妙。

猿猴不善偽裝，
麋鹿沒有利爪。
白兔天性和善，

永不會笑裏藏刀。

山中，

不聞訪客的足音。

而我，

心靈充滿香醇的蜜。



歌

有的歌，
我不會唱。
有的歌，
我唱不成腔。
如果是高調，
我更不在行。

我愛月色明亮，
也愛日光暖洋洋。
我愛花兒嬌柔，
也愛大樹堂皇。



悶雷使我驚懼，
黑夜令我厭惡。
貓頭鷹和蛇，
我永不願碰頭。

胸懷坦蕩，
歌聲嘹亮。
我愛唱：
友誼的珍貴。

我歌頌：
人性的善良。



變

童年有甚麼可資回味？
玩伴們都已結子離離。
道上相逢，
再難覓無邪的笑靨。
昔日歡容，
影踪不見，
有何價值呵！
這空洞的追憶。

忘不了溫馨的母愛，
忘不了她腮邊的淚。
然而慈母已離塵世，
關懷愛護盡成泡影。
滿腔悲怨，
荒草一片。
有何價值呵！
這無望的依戀。

拾起最初的青春夢，
夢中人已成虛幻。
甜蜜的諾言，

隨風飄散。
震顫的心弦，
已如朽木一般。
有何價值呵！
這悽愴的懷念。

只由於無心的一句話，
朋友見了我不睬不睬。
只由於濟不了一時急，
有人見了我歪嘴眨眼。
滿懷愚誠，
換來誤解。
有何價值呵！
這無謂的嗟嘆。

不要與懊惱爲伴，
不再在愁城徘徊。
我的思緒呵！
莫再給過去牽綰。
你，
柔弱心腸，
我希望你變——
變成鋼鐵般堅強。

夜 行

夜：

星兒睡眼惺忪，
路燈昏昏欲眠。

我匆匆走着，
心懷戒備：
那叢叢灌木的陰影後面，
可有醜惡的埋伏？

有人大步擦身而過，
飄來「沾沾自喜」的眼波。
我奮力直追，
暫忘了對黑暗的恐懼。

我不知道前面會有甚麼遭遇，
「夜」的氣味也令人窒息。
但在黎明未來之前，
任何路上都不適合停留。

我用鼻音哼起「友誼萬歲」，
把孤單一腳踢開。

一面在腦中描繪：
一幅歡樂輝煌的畫面。

時間既不容人退縮，
我只好放下一切顧忌，
埋頭奮力奔向：
那全心嚮往的地方。



格 子

我喜歡
隨意揮筆，
塗一張
醜惡的臉。
再塗一張
腥臭的陋巷。

有時，
我畫輝煌的晨景：
陽光耀眼，
鮮花盛放。
自由女神權充樂隊領班，
正指揮人們齊聲歌唱。



爲保存
那一縷靈感，
以及思想的痕跡，
我揮動疲乏的手，
一次又一次，
塗畫褪了色的格子。

河 水

河水，
閃着柔和的波光，
一步一顧盼，
像那慈祥的「提燈女郎」。

她爲落花唱催眠曲，
替游魚照料起居。
垂柳低頭向她致候，
飛鳥含笑對她招手。

來自霧中高處，
一路婆娑起舞。
我願沖走一切的苦惱，
我要將「希望」滋潤。

海洋對同類從不歧視，
我將往那兒遨遊嬉戲。
高唱平等的樂曲，
頌揚自由的美麗。

病 中

甚麼是幸福？

當紛擾不寧的神經，
得到片刻休憩的時候。

當你含着淚花，
激賞窗外浮雲的時候。

當一節歡樂的音符，
偶爾飄過你住室的時候。

喃喃的吐出讚美，
沉重的心靈不可自持的跳動。

不要嗟怨青春將謝了，
我的朋友，
當你能自在的走出大門的時候，
青春就會蘇醒，
帶着慣常的跳動，
而意外的歡樂就會充斥我們的心胸。

作 家

深藍色的字，
在燈影下泛出紫光。
是作家的腦汁，
抑或熱血激盪？

暫忘却白眼與冷笑，
讓思想在烏托邦遨遊。
我是善良的天使，
左手揮動自由的旗幟，
右手指示博愛。

人間像個幼兒園，
打、罵、爭、鬧是孩子的天性。
且借來慈母心腸，
與魔術家的手法，
描繪出美景一片。

心 曲

筆尖承受推動，
一鉤鉤，
一劃劃，
串連出首首心曲。

憤懣時，
大聲疾呼。
怨恨時，
細語低訴。
更爲那不變的願望，
把祝頌送往穹蒼。



白鴿不是黷武的民族，
但并非不懂得戰鬥。
烏鴉噪聒惹人厭，
却有牠慈愛的另一面。
理想呵！
何時能實現？

鴿子

鴿子你在那兒？
我夢中的鴿子。

我彷彿看見：
白雲載着你們來，
卸你們在一片蔥綠的草原。
那兒有馴鹿，綿羊；
還有燕子呢喃，
黃鶯歌唱。
樹木常青，
花兒不謝，
碧澄澄的湖面上點點波光。
天上沒有兀鷹，
地上不見豺狼。
風和日麗，
人間暖洋洋。

鴿子你怎麼忽然不見？
我夢中的鴿子，
甚麼時候，
你會真的出現？

浮 雲

一朵浮雲，
輕快的滑翔，
像天鵝的雙翼，
拍向穹蒼，
迎着陽光，
閃耀着燦爛的夢想。

一個美妙的世界，
自由像空氣般平凡，
愛情像長春花常開。
沒有戰爭與憂患，
也沒有怨毒與構陷。
那是和平、安寧與歡暢的所在。

我思慕，嚮往：
浮雲的後面，
也許就是那安樂鄉。
呵！浮雲，
飄飄揚揚，
明天你是否仍在天邊流浪？

愛 慕

神秘的風從清澈的眼波中飄起，
寂寞心湖激起一陣震顫。
燕子回來了，
黃鶯兒在召喚友伴。

彩虹般的夢想，
閃亮了酡紅的雙頰。
香醇的葡萄酒，
甜在喝的人心裏。

人生如在沙漠中旅行——
誰說的？
如果能在這微妙的頃刻毀滅，
死亡是一杯千年佳釀。

禮 物

五彩繽紛的紙，
烘染洋洋喜氣，
將滿懷美意，
密密包裹。

打開來：
一層問候，
一層祝福，
又一層永遠的愛心。

這小小的禮物，
帶給你無限的欣喜，
它象徵崇高的友誼，
它是稀世的珍品。



女 郎

半圓；
弧形。
一身柔美的曲綫。

長髮如絲緞
眼波似流星
銀鈴般清脆的笑。

情懷如詩
夢想似虹
輕煙般的怒和惱。

花開在臉上
聲音裏有蜜糖
嬌軀披着朝陽的光。

願歡樂常伴你同在，
別讓愁絲織網。
願美麗的你呵！
生活中永遠沒有憂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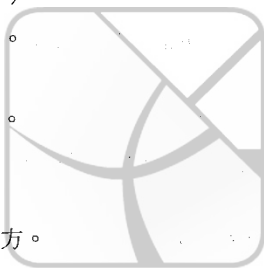
長春花

綻開梅花般的櫻唇，
終日淺笑盈盈。
片片綠玉綴成衣裳，
裹住嬌小的軀體。

疾風裏你從容顧盼，
急雨中你頻頻昂首。
你外表纖柔，
却有強韌綿延的根。

你生長
在任何有陽光的地方。
你歡笑
在任何時刻。

綠葉繁密，
花朵長春。
我願為你歌唱，
將你的芳名傳揚。



歡 樂 頌

呵！奏吧！

活潑的手風琴，

讓春風在你的鍵盤上戲耍。

喂！來吧！

嬌柔的小提琴，

歌唱那：

靜夜，公園和愛洛斯的輕軟的面紗。

還有二胡，

顫動你婉轉的絲絃，

讓狄安娜幽靜的注視在你指間滑下……

如果這一切你都沒有，

我的朋友，

就用你的腳尖踢開，

那黏滯的磷火一樣的煩擾。

吹起口哨，發出那

永不疲倦的，激昂的生之歡嘯吧！

豐盛港

我專誠趕來
看你的秀美姿容。
你却以淚眼相向，
臉上籠着灰濛濛的面紗。

見不到翠綠的島嶼，
見不到漪艷的波光。
茫茫輕煙裏，
何處有漁船兒簸盪？

雖然我一再夢想
你的歡樂笑臉。
但當你不肯強顏歡笑時，
我乃以你的知己自慰。

你既具「豐盛」的美譽，
人該讚賞你的實質。
何必巧笑濃粧，
博那「艷麗」的虛名？



羽 毛 球

花園裏，
樹蔭下，
短髮布衣的媽媽，
陪年幼的女兒玩羽毛球。

她剛開車買菜回來，
下午還得出外工作。
女兒却說老師吩咐，
纏着她練習球藝。

活潑無憂的小女兒，
臉兒圓胖，
體格健壯，
笑語清脆，
眼波飛揚——
和當年的她一模一樣。

當年她自己也有母親，
母親終日忙碌不停。
忙聽候公婆差遣，
忙服從丈夫支使，

忙滿足兒女需索，
忙應付妯娌們的暗箭明槍。

母親精通三從四德，
受了委屈眼淚往肚裡吞。
她教訓女兒言行柔順，
還有：
嫁雞隨雞，
挨打受罵只可怨命運。

少女時代永別了慈顏，
她在人海中摸索着路徑。
母親的訓誨連根拔去，
并非忘恩，
只因爲時代已不同，
生活已改進。



如今她自己也成了媽媽，
社會上不再有「五代同堂」的「枷」，
而她的任務却更加重大。
她必須文武全才，
內外皆能，
粗細一把抓。

迎着陽光，
奮力把羽毛球拍打，
球兒迎風迴旋，
輕盈飄逸瀟灑。
當天真的小女兒長大時，
將又是怎樣的一番天下？



孩 子 話

我知道：

這是你的孩子話。

但我俛首含笑，

甜在心裏。

你說：

媽媽你真好，

一家人中我只愛你。

大哥強欺弱；

二哥作弄人；

姐姐不肯幫我做功課；

爸爸只會發命令。

只有媽媽你，

雖然嘮叨，

却最和氣。



你是未經琢磨的玉，

不曾接受庸俗的雕塑；

你是潔白的紙，

不染一點世故的顏色。

這世界，
你還不了解，
媽媽嘮叨，
是爲了你好。

虛偽，
欺詐，
笑裏藏刀，
口蜜腹劍，
這些成年人的玩意兒，
你腦子裏沒有半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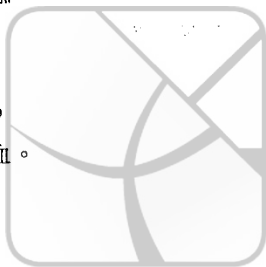
櫥裡的洋娃娃，
都是你的好朋友。
多和他們談笑吧，孩子！
等你長大了，
你就會知道：
歡容滿臉的人，
都不如洋娃娃有趣。

玫瑰花

粉嫩的面頰，
絲絨般柔滑。
昂首開懷朗笑，
笑朝陽臉如桃花。

不論生命何等歡愉，
明天你將凋謝。
而我
參透了悲歡離合，
夢中沒有夜鶯嘔血。

讓我把你存在
我的記憶中。
讓我把你留在
我心愛的書裏。



夢 中 人

夢境依舊。

夢中人，

瀟灑如故。

仍是在那牆頭，

你將心事細訴。

手中執着親手爲我畫的像，

那像：

一臉倔強，

帶幾分頑皮，

幾分驕縱。

艷陽天，

忽然斜風細雨。

一聲雷鳴，

畫中的人兒流了淚。

淚雨血紅，

心也在滴着鮮紅的血。

強忍嗚咽，

奮力一扭頭。

於是夢境遠去，
只留下心中餘痛。

昔日豪情，
似天邊浮雲。
昔日純真，
如水中幻影。
如果你再爲我畫像，
怎畫得出滿懷滄桑。
夢中人呵！
但願你早已忘了我的模樣。



飄渺的夢

音訊，
來自遠方，
飄渺的夢，
渡過重洋。

飄渺的夢，
自由翱翔。
化彩鳳展翼，
飛向她身旁。
看酡紅染頰，
聽笑聲琅琅。

飄渺的夢，
繚繞迴盪。
不怕波濤險惡，
也不理潮落潮漲。





沙

你
捏不成「不倒翁」，
種不出玫瑰花。

你
細小粗糙，
既冷又硬。

你
在我腳下，
不在眼中。



魚

昨夜躺在珊瑚窩里，
陶醉於迷人的夢：
水晶屋冰涼，
牀兒晃盪。
友伴們在一旁戲耍追逐，
閃片片綺麗的鱗光。
氣泡兒如珠串，
看誰的攢得更長。

今晨誤入了漁人的圈套，
逃不掉被宰割的命運。
壯麗威嚴的海洋呵，
怎不能呵護你的子民？

鞋

燦爛的日子，
是黃昏的彩霞。

曾經是精工巧做，
也曾受
衷心的愛慕。
光輝而又靈巧，
生活是一首迷人的歌。

負累重，
臉容皺。
折磨多，
腰已拱。
橫拋豎踢，
東碰西撞，
不復有當年嬌模樣。

誰記得你當年風頭健，
誰理會你今日秋扇捐。
如今的鞋呀！
既新又美，



標奇立異，
穿上了腳啲，
把人都襯得年輕了幾歲。



船

你，載着離愁，
負着希望，
裝一艙崇高的理想。
與浪濤爲伴，
滑翔在大海上。

海風向你招呼問候，
急雨爲你沖走塵垢。
幸運的旅客，
在你的懷抱裏，
安穩的飄向他們的「志願之鄉」。



沉默的浮行者，
當那麼一天，
他們帶着輝煌的收穫歸來時，
可會向你說一聲：
「謝謝！」

影 子

路燈下，
有兩個人：一高一矮。
那矮的
只有尺來長，
緊跟着那高的，
來回徜徉。

那高的嘮叨不停，
嘆氣，踩腳，咀咒。
而矮的默無一語，
只是緊緊追隨。

好忠實的伴侶，
世上只有這麼一個。

無 題

(一)

狡猾，
得自遺傳。
如果父母在這方面優秀，
你在世俗的海上，
將會處處順風。

(二)

欺詐，
是傳染病，
像「迷你」短裙。
環肥燕瘦，老少美醜，
人人爭着出奇制勝。



(三)

誠實，
可悲的死症，
與生俱來，
無藥可治。
幾時雙腿一伸，
人們會說：
唉！又少了一個饃子！

燕子

活潑的燕子，
來自天邊。
披一身陽光，
剪碎滿天雲霞。
奏柔美的音樂，
歌唱歡樂之曲。

永不疲乏的飛翔，
（你有強壯的翅膀）
永遠不會徬徨，
（人間處處是天堂）
無邊無際的穹蒼，
是你的安樂鄉。

既說人類是萬物之靈，
爲甚麼我會如此的羨慕你！

懊 惱

迎風，
靈巧的轉身。
勝過燕子的輕，
比蝴蝶還俏。

當年趙飛燕作掌上舞，
楊玉環只有兩三個姐妹。
我有同枝無數，
我的地盤是天空。

點點斑斕，
聲聲軟笑。
借力上青雲，
舞「逍遙」，
歌「炫耀」。
莫回顧
舊日的樹梢。

風斂眉，
雨瀟瀟。
泥沼中，



有着永不翻身的片片「懊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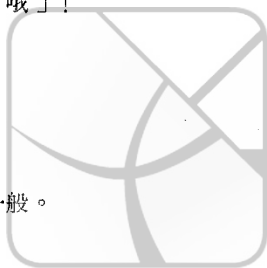


老 年

當反應像枯枝般麻木，
口齒也不再靈活。
別人說的話，
咀嚼不出意義，
只勉強開口，
說一句無頭緒的「哦」！

腳步越來越緩慢，
身體像千斤重担，
背兒彎得像弓，
頸項伸長如駱駝一般。

老年像一道奧妙的門，
人人都企望有機會跨進，
到了門的裏面，
才明白它的滋味。



強 者

對門的陳二嫂，
她丈夫有兩房妻室。
有時來了多住了一夜，
她就格外的興高彩烈。

左鄰的林三姑，
三年前做了孀婦。
五個兒女中兩個是流氓，
從不理會慈母的管束。

右鄰的亞花姐，
芳齡剛剛二十五，
哥哥未娶若無其事，
她卻焦急萬狀的找丈夫。

祖父續絃是老尚風流，
寡母再嫁人人搖頭。
這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的世界，
究竟誰是強者？

白 髮

白髮，
粗硬倔強，
根根閃亮。
啓示你：
青春易逝，
人生匆忙。

豪氣干雲，
春花秋月過眼忘。
老當益壯，
勝過年輕而閑蕩。
白髮爲經驗作見證，
有了它，
人才是自己的主人。



考 試

幾十張臉，
幾百種表現。
皺眉，
瞪目，
吸鼻子，
敲額頭。
嘴歪了半天，
只恨沒有鬚鬚可吹。

答案該在那一個角落？
昨晚的咖啡味還在口中。
可恨天不作美，
沒帶來個玲瓏肚腸。

匆匆作答，
心中牽掛：
明天的科目
如何準備它？

玩 魚

透明晶瑩的安樂窩，
有時圓，
有時方，
有時是個塑膠袋，
東晃西盪。

肥美的虫兒，
芳香的雞蛋粉，
清甜的淡水，
碧澄澄的草。

問你的未來如何？
「且優遊飽食，
何必空煩惱。」



宴 會

花枝招展的來了：
臉上帶着笑，
口裏含着蜜。
一串串
亮晶晶的問候和祝頌。

這一位，
頭戴着巴黎的「時髦」。
那一位，
噴一身紐約的「疊惑」。
還有些：
腳穿上，手挽着
意大利的「巧」。
閃光的是金鋼鑽，
耀眼的是紅寶石，
還有碧艷艷的翡翠，
炫目的貓兒眼。

黃澄澄的香檳，
香噴噴的龍井，
芬芳的雪茄烟，

多采多姿的柴。
叮叮噹噹，
不是急促的風鈴，
而是熱烈的碰杯。

臉上的肌肉好酸好累呵！
假髮像泰山壓頂。
明天又得上美容院，
好好的按摩一番。



銀 河

當幸福輕叩後窗，
淚如珠串閃亮。
顆顆孕滿謝意，
攢成銀河般長。

銀河明亮，
銀河綿長。
但願歡樂處處，
人間沒有哀傷。



一 張 畫

紅的綠的直的斜的
綫條。

中間一團
蒼茫的白，

紅的綠的直的斜的
霓虹燈。
一顆顆
蒼白的心。



砧上之蛙

褪下皮，
剖開了胸膛。
軀體僵冷，
心仍在有節奏的跳。

跳月下的夢；
跳褐色的田野；
跳友伴的召喚。
跳朵朵鮮花，
轉眼成碎片。

這一團蒼白，
將被納入誰的菜籃？

一朵白蓮

百褶裙輕柔，
小臉龐嬌俏，
朝陽中迴旋起舞，
高雅逍遙。

游魚兒三五成羣，
傳遞友伴的音訊。
波光中誰與共舞，
只有自己的倩影。



月下老人

月下老人，
彎腰駝背。
勉強睜開昏花的眼，
站在雲端。
他的雙手不自主的抖顫，
手中的紅繩糾纏散亂。
工作幾時休呵！
幾時得安眠。

臂已酸軟，
日已暮。
閉上眼睛拋吧！
任紅繩飄落。
世人怎會反對，
月下老人的裁奪。



交通島上的青龍木

青龍木被搬上了車，
赤裸裸來到新的院宅。
這兒整天車輛如潮，
人聲似海浪沖擊不絕。
晚上霓虹燈眨着怪眼，
不讓他享受安靜的夜。

青龍木安如磐石，
他不慌不忙長出新葉。
不管人類何等善變，
白說成黑。
來自山上的樹，
決不會換了自己的顏色。



一條新路

當你是純樸村姑時，
我是你每天的訪客。

雞鴨在籬邊覓食，
兒童在溝旁嬉戲。
野花遍地，
灌木叢生。

你那兒的居民種香蕉木瓜，
也種菜種花。
閒來關起柴門，
不理城市生活的豪華。

他們門口貼上對聯，
有的懸掛「潁川世家」，
有了喜慶事互相幫助，
遭遇困難也彼此援手。

隔別經年，
今夜我順道將你拜訪。
誰知道灌木茅屋都已不見。

而你頭上珠串的光芒又那麼耀眼。

地面平穩寬敞，

欄杆整齊美麗。

挺拔的樹站在兩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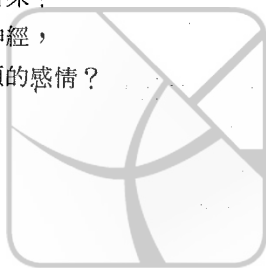
不遠處高樓上的燈光明晃晃。

茅屋裡的人住上了高樓，

是否懷念泥土的香味？

喧囂市聲麻木了神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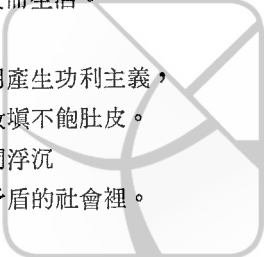
是否也將麻木人類的感情？



如 果

如果我是老巴黎，
我可以逢場作戲。
如果我住在紐約，
我做事不必考慮。
如果我去芝加哥，
我爲享受而生活。

西方文明產生功利主義，
東方禮教填不飽肚皮。
於是我們浮沉
在這個矛盾的社會裡。



血

猩紅的血，
緩緩奔流。
伴着刺痛，
迷了道路。

請珍惜我的溫熱，
請欣賞我的鮮艷。
當生命開花季節，
我渲染你的詩篇。



夕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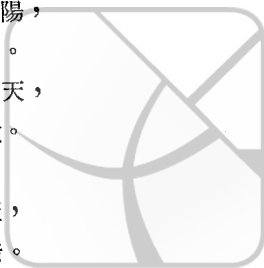
燦爛的夕陽，
滿懷柔情。
他贈給藍天，
綺麗的衣。

光輝的夕陽，
手法神奇。
他賦予藍天，
歡樂笑臉。

空曠的天，
不再陰暗。
在夕陽下，
欣悅無限。

蒼茫的天，
抹乾眼淚，
在夕陽下，
格外秀麗。

夕陽閃耀祖父的愛，



威嚴中充滿溫暖。
夕陽烘托愛人的情，
甜蜜中洋溢依戀。

當夕陽發射光芒，
藍天將喜氣洋洋。
讓世界充滿歡暢，
使宇宙到處明亮。



明 天

希望明天
景色綺麗。
天邊彩霞璀璨，
海上浪靜波平。
雲霧消散，
晴空明朗。

期待明天
處處春光。
鳥兒鳴聲嘹亮，
花朵吐露芬芳。
夕陽不墜，
天使歌唱。

當美妙的明天來臨，
大地上充滿了歡欣。
痛苦煎熬得到補償，
生活是和諧的樂章。



後 記

長春花是一種極平凡的小花，容易生長，繁衍得快，陽光下，幾乎到處可以見到。雖然並不香，也不算美，但因為牠具有堅強生命力的緣故，我對牠一向偏愛。所以，這本詩，我取了「長春花」的名字。人，有幾個是「超人」呢？而我的詩，可算是平凡中最平凡的了。

「長春花」裡面所收集的，有些是幾年前的舊作，也有些是最近所寫。正如一位朋友所感嘆的，都沒有記下寫作的日期。因為他認為：根據寫作的日期來追溯，可以看出作者思想方面以及作風方面的轉變，說得好聽一點，就是進步。但以我來說，一向粗心成性，瑣事又多，有時兩三個月不寫一個字是常事，而寫了以後擱下來又可能好幾個禮拜，等到有了空閒騰清時，早已記不清楚是幾月幾日寫的了。因此，在編目錄的時候，我只略作分類而已，並沒有依照寫作時間的先後來安排，這一點，是應該首先申明一下的。

我很幸運，這一次「長春花」的出版，能得到很多友人的鼓勵和協助，尤其是陳人浩先生為我題寫封面，林木化先生為封面設計，令我銘感不盡。更有，郭隆生兄多方幫忙，淳于芬先生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在這兒我也一併致謝。

請讓我再一次的說：長春花是極平凡的花。但我希望有人和我一樣，願意欣賞牠的純樸本質，使牠能和別的高貴的有名的花一樣，得到人們的照料和愛護。

金 琰 1970年12月



長春花 詩集

著者：金

出版：鍾

銷售：各

印刷：嘉

華印

新加坡

羅敏

申律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版

定價：星

幣壹元

湘

書局

琳

瑛